

榆中文史资料选辑 2

榆中纪事

唐中丞题



政协榆中县委员会
学习宣传文史资料委员会



朱德副主席在兴隆山 郝常耕 司马 摄



白虎山古墓群出土文物,属齐家文化类型。

张孝贤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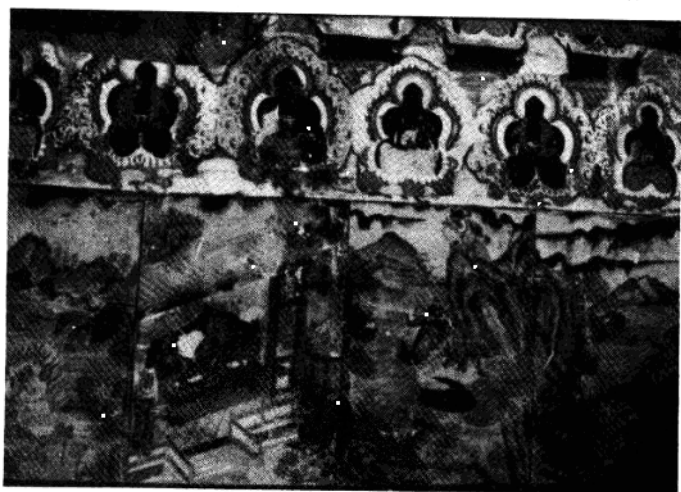


明代铜制旋风炮及马上佛郎机銃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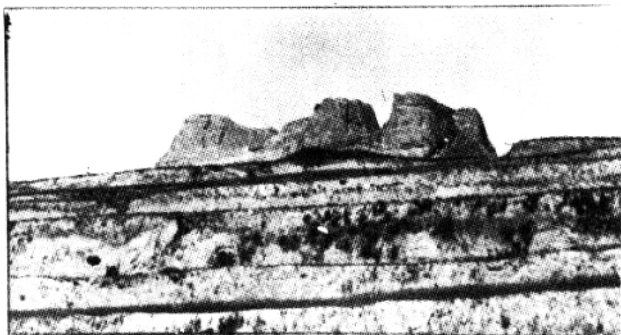
张孝贤 摄



清水驿乡东古城遗址。 魏志忠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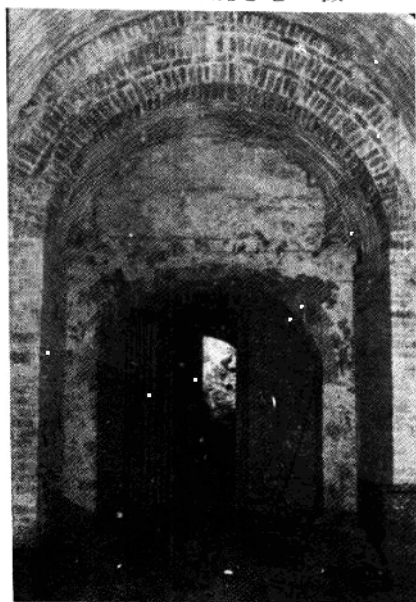


上庄尖山新庄湾善堂洞(又称千佛洞)
石窟壁画,始建于西夏,重建于乾隆年间。
魏志忠 摄



哈峴魏家湾古遗址,属马厂文化类型。

魏志忠 摄



位于来紫堡乡黄家庄的明肃庄
王(朱模)及其妃子合葬墓。

魏志忠 摄

以史为鉴，为榆中经济腾飞服务

(代序)

榆中县政协主席 李登泮

在又是一年春草绿的美好季节，《榆中纪事》第二辑和读者见面了。和第一辑相比较，除了继续将我县早期的革命者的活动事迹介绍给读者外，特别辑录了一组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及其他几位历史名人在榆中的雪泥鸿爪，意在让年轻的读者了解并珍惜生育我们的这块黄土地，振奋起建设家乡的信心。蒋正义、陈昌虞这些青年时代就投入党的怀抱的同志，追忆了共和国建立初期与残余势力的斗争，这些翔实的资料除了说明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艰难外，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不也是很有启发和教育意义吗？

“陇右名山”兴隆山挺拔于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腹地，曾吸引了千万的墨客，无数的骚人，并痴迷了不少钟情于她迷人秀色的善男信女，“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这里留下了征战的足迹，他的灵柩在抗日烽火中暂厝于此。《兴隆山谒陵记》这篇

363/21

资料以优美的抒情笔调和细腻的描述，真实地记录了护陵人的生活及蒙古同胞独特的祭祀活动。读来让人感到历史的沉重。

感谢编者搜集整理了一组名人歌咏榆中及兴隆山的诗词及楹联。在经历了一场令人发指的“浩劫”后的今天，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将激励我们的后代，让他们更加懂得历史、故土和生活的深刻内涵。

当我们翻阅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们看到滚滚的黄河在连绵无垠的黄土母体上流过，寻觅出秦砖汉瓦在这里留下的历史遗迹，一代又一代黄土地上胼手胝足的劳动人民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潮相迎合，演义出多少动人的故事，涌现出无数的风流人物！所有这些，歌不完，书不尽，我们只从这本小册子里管窥其一斑。

文史资料征集、研究、整理、出版、发行的重要意义无须赘言，特别是在巨大变革与经济腾飞的今天更显得重要，因此，希望对于榆中重要历史事件、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亲历、亲闻、亲见者为我们积极提供线索、撰写稿件，抢救资料，让榆中的历史永远熠熠生辉。

目 录

回忆与思念——记父亲张一悟	张华清(1)
无私无畏 一身正气——陈成义革命事略	王维义(14)
鲁瑞林将军与他榆中故乡	鱼湛(25)
郑北辰流落榆中的前前后后	郑光原 易幼文 郑仁胜(29)
二进边区	郑得壹(37)
清末书画名家高炳辰	孙永乐(46)
张继祖二三事	乐 闻(48)
辞官从教足迹三省的汉汝泽	孙永乐(50)
薛达先生轶事	孙永乐(53)
高近枢其人其事	汉光科(58)
张亚雄和他的《花儿集》	金耀东(60)
拳拳赤子心 培育女英才 ——我父金香泉与金崖女校	金培水(64)
忆我的父亲许守礼	许鹏岳(67)
我县五六十年代的几位名老中兽医	连 灵(70)
朱德在兴隆山	顾 雷 樊天畏 闻 捷(74)
陈老总与彭高棋对弈兴隆山	王和生(78)
于右任高歌兴隆山	梁天德(79)
兴隆山掠影	蒋经国(80)
路易·艾黎与金崖“工合”	金光天 常煥一(81)
榆中的三个群众抗战团体	米生军(85)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片断	白质贞 张承良(88)
一贯道在榆中的活动及取缔经过	蒋正义(91)
取缔“一贯道”追忆	孙宗宪(104)
解放前后我县无极道暴乱歼灭记	蒋正义(109)
洪云智擒惯匪	陈昌虞(117)
白土窑剿匪经过	陈昌虞(119)

明代铜制旋风炮及马上佛郎机銃筒初考	李维贵(122)
兰州、榆中方言与吴方言	郑光原 郑仁胜(127)
榆中道教音乐简述	丁述学(135)
兰州鼓子在榆中的传播	丁述学(138)
榆中一悟小学命名始末	孙永乐(143)
兴隆山道院	程时雨 王克江 李建基(147)
兴隆山谒陵记	洪文瀚(150)
兰州要地苑川	张文玲(158)
倚天危阁贴重岗	秦致通(161)
富贵功名久不题	李致亨(161)
五律二首	吴 镇(162)
和景秋平侍郎甘肃总督署拂云楼诗二篇	谭嗣同(163)
题风月岭(二首)	水 梓(164)
游兴隆山	裴慎之(165)
五律	任震英(165)
游兴隆忆前贤	李甲中(166)
凤凰台上忆吹箫——游石门度假村	李源和(167)
游兴隆山遇雨	高 平(167)
兴隆山纪道	高 平(168)
凤凰台上忆吹箫——游兰州兴隆山	袁第锐(169)
青城杂咏	杨巨川(170)
游榆中兴隆山赏云杉并序	周祖谟(172)
兴隆山楹联选	(173)
编后语	编 者(180)

回忆与思念

——记父亲张一悟

· 张华清 ·

我父张一悟，原名张种德，学名张毅，甘肃省榆中县人。1895年3月3日出生，1951年1月3日病逝于兰州。我和父亲的相处时间很短很短，满打满算，也仅仅只有12年（1938年至1950年），这期间，一个月的常相聚时间更是少有的，但是父亲给我的印象却是很深很深。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

我父亲是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是甘肃党的第一任负责人——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特别支部的书记。实际上他早在1918年在北平与党的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相识，后参加“五四”运动到武昌求学，又与恽代英结识，就已开展了革命活动，在斗争考验中，李大钊、恽代英二人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宣平同志在《回忆父亲宣侠父在甘肃的一段革命经历》一文中说：“共产党在甘肃的启蒙工作较国民党早，李大钊同志从北京的甘肃籍学生中培育并派定张一悟同志先回甘肃开展党的活动。父亲到后即与张一悟同志联系上，成立了甘肃特别支部。”由此可以证明，他在入党前，已参加党的活动。

父亲在甘肃的革命启蒙活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很大威胁，为此，敌人恨之入骨，总是企图杀以解恨，派出军警特宪，侦探、盯梢、搜寻。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父子、家人没有团聚过一次春节。他有家不能归，有妻子儿女不能团聚，有他的父母双亲，而不能相见。同样，我们也为了他的安全，而年年、月月总为他提心吊胆，更不能随随便便的去打听、寻找和探望他。我们深知，那怕有一丝一毫的不慎，都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我们的身后面谁知又有多少

尾巴在跟踪、盯梢。

我从孩童起到上小学，亲友们都知道我的身份，更有甚者，在半开玩笑中，讥称我为“小共”。在县上文成小学读书时，国民党县党部派在学校中的姓窦的“督学”，总是以各种方式纠缠不休，企图在我的嘴中探寻出父亲的行迹。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这毛孩子的“小共”已经懂得这“共”的份量和利害关系。这是在敌人残酷对待父亲的现实教育下懂得的。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革命形势逆转。国民党反动派掀起“清党”反共恶浪，到处查封革命组织，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发出了“严拿在逃共党张谷”的“通缉令”，宣称：“如有获犯，随时处置”。我家遭到数次抄家，父亲被迫于1927年11月23日离兰。在他离兰后的第九天，母亲生下了我，直到十岁前，没有见过父亲是什么样子。我们是在祖父的照料下生活着。

1938年1月底，当父亲从山东出狱回到家来，我已是十岁的人了。父亲讲过的一句话，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心中。他说：“父子关系，既是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但又是同志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同志的关系”。我当时听了很新奇，特别是“同志关系”四个字，似懂非懂。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慢慢地领悟到这是他在对待父子关系上的革命观点。他在与我们极为有限的接触时间中，总是身教多于言教，给我们没有大谈阔论的讲过多少革命的道理，要我们如何如何，而是以他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来教育我们，使我在现实中理解革命。

我从小对“共产党”三个字已不陌生，对革命已有了粗浅的理解。父亲因是共产党人，所以国民党反动派，不给他一点容生之地，父亲是个革命者，所以家被抄，他被通缉，流浪在外。后来祖父教我开始认字，就看到了父亲从山东济南第一监狱中寄来的信，而且这几个字是红色的，我以奇怪的心理，就让祖父教我认这几个字，特

别是“监狱”二字，是什么意思，在什么地方？父亲为什么从那里往来写信呢？他怎么不回家呢？这好多个疑问，使我增长了不少的知识。有次父亲的来信，使全家人十分惶恐，他被国民党判处了极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会不久于人世，作后事的安排，他嘱咐祖父，让我母改嫁或回娘家，对我们子女可送人家，等等。祖父将此信交给了母亲，母亲这时已成了泪人，接过这封信，珍藏起来，自此后“它”与母亲眼泪共伴数载。这些刺痛人心的现实，使我进一步懂得了父亲的身份以及“共产党”、“革命”、“监狱”的含意和内容。

父亲离开我们太早了，这成为我们终身的遗憾。他老人家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财富呢？就是他的“身教”，给我印象和教育最深的有三点。

一是孜孜不倦，学而不厌的学习精神。

父亲学习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什么方面的书籍、知识、都要去学，去接触，当然相对之下，马列的书，医学书，教育心理学读得最多，而且对书籍、报刊都很爱护。记得在1938年回兰后，当时他订阅有《新华日报》，阅读后，自己整理成册。他阅读过的各类医书在书首总写明购于何年、何地、价钱多少，以及对该书的评语。有些医书，当时缺少或买不起，就借阅并工工正正的抄写装订成册。过去马列的书，包括斯大林的书，大都是苏联出版的原精装中文版本。1938年底，国共绝裂，形势变化，敌人搜查极严，父亲为了保存这些书，便装了几个木箱，偷运回榆中，让我大哥夜深人静之后，深埋在家中花园菜地里，可是这些书永远也取不出来了，因花园菜地是水浇地，全霉烂掉了。后来父亲每当提及此事，总是以遗憾的心情叹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父亲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经常接触社会上各种阶层的人，包括社会上层名流，也有所谓三教九流的人，还有各帮行会的人，更多的是广大劳苦大众。他学习兴趣广泛，知识渊博，从天文地理到八卦、五行；从帮会暗语到行业手势，说起来头头是道，有时真会以

假乱真，就连跳舞场上的规范礼节都清清楚楚。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教育学、心理学，这也是他作革命启蒙教育和宣传马列主义的资本。据说他在兰州一中任教，讲解新文学时，别的班级学生得知后，纷纷离班去挤听他讲的课，因此引起了其他教员的嫉恨和校方的不满。再从解放前家中父亲的存书中，也可发现，有大革命时期的《觉悟》、《新青年》等刊物，有鲁迅及苏联、德国等世界名作家的著作，还有不少抗日战争时期三联书店出版的抗日进步著作，还有不少知识性的工具书，也有一些英语之类的书，最显眼的还属非常漂亮精致的一本厚厚的《韦布斯泰英汉大辞典》。父亲的英语是相当好的，但他极少表露。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家里，只要没有客人来，就不知疲倦地读书看报，时间长了、累了，就取出金狮牌雪茄烟，边吸边读。在兰州解放前的十年中，尽管敌人搜捕，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但他不管到哪里，有条件和机会就抄写他的药书。

父亲学习医学，特别是中医学，从现有遗留的资料看，是从1929年就开始了，一直到解放前夕，没有中断过，特别是在1938年从山东出狱回兰之后，对中医学的研究与实践，更进了一步，凭借祖父的老关系，结识了当时在兰州的老中医王骏丞等老先生，向他们虚心求教，这些老先生毫无保留地、手把手地教他。大约从1943年开始，在祖父的道友高涵九先生处又学习针灸医理和操作，很快又掌握了一门济世救人的医疗手段。从我的观察来看，父亲对妇科和伤寒病症的治疗，比较拿手，疗效显著。父亲行医，当时条件不允许，不能公开，只能是在同志、战友、亲朋中，在漂泊流浪的地区为贫苦大众进行诊治，他不收取任何报酬和费用，有时自己还贴补一些。当时人称他为“半仙”，这有两重意思：一是说明他医术高明，手到病除；二是说明受医者对他医德之高尚的崇敬心情。这“半仙”之称呼，以后又成了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找他或谈及他的暗语和代号。

父亲为什么要学医，从他所留下的字迹中可以说明，一不是图名二不是图利，而是为了救群众。他在1929年9月一本《校正儒门事亲》医书的首页上写道：“余决心研究医道欲救群众，今抵上海遂购此书。”又于1935年2月在山东济南监狱中，在一册《药理学》书页上写道：“余在死神未降临之前，深感有读西洋药理学之必要，故函请友人助我大洋肆元，购此以便阅读而增药理方面之常识。”在1935年至1936年之间，在狱中以正楷小字抄写出一本《温病指南》，用布包了封皮，以备经常翻阅而耐用。父亲的行医，还为他联络群众，发动群众，掩护自己开展党的地下革命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父亲还特别注重革命理论的学习。解放后，他在大连疗养院疗养时，首先以自己的有限津贴，托人在大连新华书店买一些马列的著作，如《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论青年问题》、《论中国革命问题》、《论马恩列斯》、《政治经济学教程》、《马恩与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科学预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不仅自己钻研学习，还寄给别的同志战友。他在病情稍有好转，大夫限制放宽的条件下，还在院方图书馆借阅一些理论书籍，在病床上阅读。在写字手颤抖的情况下，在手掌大小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学习中的要句，特别是关于自我修养、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的居多，如“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激发群众创造性，提高工作水平的方法”。“时常警惕自己，想改造自己，很多的为人民服务，只有虚心的去学习、学习、再学习！在集体学习中，有计划有系统的联系实际的去进行自我学习，学习当中要做到勇敢的发现问题，深入的去解决问题，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要诲人不倦。”“只有在困难中前进，并战胜困难，才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小小的笔记本上虽只写了八页，然而作为一个患严重肺结核，常吐血不止，大夫限制不许下床的父亲来说，是很费劲的了。这都说明了他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

1950年上半年，我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和工作时，一次

与父亲在通信中汇报了我在学习革命理论上，懂得的太少，像幼稚园小朋友一样时，他在回信中鼓励指导我：“你觉得空洞渺小，不如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你的这种自卑感是好的，促使你学习进步的动力，要永远保持这种精神，不使它失去才好。处在今日的客观形势飞跃发展的情况下，不但你感到空洞渺小，就是我也感到太空虚无物了，当真连党内的一些小朋友不如的多。”另一信又告我：“《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基础》两本书我不日寄出，你收到后可精读。精读者，不是要记它的词句，而是要懂得它的精神和实质，因为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你读党史时，注意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运用，能把这两本读通学懂之后，不愁不会联系实际，提（推）动工作。把马列主义的方法，能用到日常生活中去，那就算搞通了该主义。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能用该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处理，才算是真正学会了马列主义。望你努力去学习，万不敢产生一点自满自足的情绪”。又在另一信中指出：“马列主义的思想，就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亦就是党员思想，每一个问题发生，你能以辩证的发展的去看，研究分析，那自然就不会被外面的复杂现象把你罩住，而能透过现象，找到内部联系实质。关于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论的简明解释，可精读《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这是马列主义的中心，能把这章学通，会应用，那在工作中定能少犯错误”。父亲对我的谆谆教导，充分表现了他诲人不倦的精神。

父亲的学习精神，正如在他逝世之后，同志们所写的纪念文章和挽联上概括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青年伟大的导师；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为人民光荣的功臣。”

这里谈到父亲的学习精神，而联想到在家原存的许多书籍，父亲病逝后，大哥全部捐赠出去，其中数千册捐赠给榆中县一悟小学和榆中一中；一小部分捐赠省博物馆。史无前例的浩劫，这些书籍几乎全部失毁。可惜之处，不在这些书本身的价值，而是再也不能通过这些书刊去追寻到父亲革命生涯的历史踪迹了。

二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父亲从山东出狱回家到 1948 年离家去边区的十年中，身上只穿着那件洗退了色的青粗布长衫，足登一双手工做的土布鞋。从他读书、坐牢、回家的三、四十年中，都是如此。父亲离家去北平求学，虽是保送，但是自费。钱从何而来呢？按条件，应有祖父供给，当时是有条件的，可是没有供给，为什么呢？按祖父的说法，“老闯乱子不听话，惹是生非不安分”。父亲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萌芽较早，而祖父则是封建制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忠皇至上为天职的思想，这样，父子之间，就没有什么共同思想和共同的语言。

父亲从小在家，就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当时低下层的人，祖父是非常反感，持反对的态度。可是父亲不理这些，仍我行我素，照常交往。记得其中有个叫“焦三”的人，他们感情最深，关系最密。父亲出外求学，还真多亏这些伙伴们在经济上的支援、接济。当然只靠友人的支援总是有限的，而且也不是长远之计，还是要靠自己的节俭，一个钱当十个钱、百个钱来花。武昌高师毕业当中学教员，收入也是极为有限的，而且还要自费买书，编写教材，这些书多为不受当局欢迎的。他通过武昌恽代英所开的书店秘密函购，有些书的内容，在当时是属禁止的，而武昌书店采取在“四书”、“五经”书册背面，用密写的办法写上去，这样传递新内容。同时开展革命工作，也还是要有些经济支出的。那时，一个革命者，是没有人给经费的，完全自筹，自己解决。这样下来，不难看出，他的生活上不可能有什么宽裕的日子过。被捕入狱后，必要的过冬衣物和一些医书，虽然量不大，但仍是靠他自己结交下的同乡、朋友支援。如陈锡三先生寄去皮衣，张训之、陆省斋等同志寄去的药书等，这对一个终身“囚犯”来说，是多么宝贵啊！但也由此看出，我们这个家在物质上、经济上都没给他什么接济。客观地说，一个清末时期做过朝廷命官——礼部主事的大儿子，居然成了“共党”，是极不“体面”而又“大逆不道”的，这使祖父抬不起头来，为此，祖父常常生

气，在友人中抱怨自己命不好。

父亲在济南狱中，拖着被酷刑摧残的羸弱之躯，经常吐血不止，还要承受繁重的体罚劳动，且以政治要犯关押在单人牢房，这样的日子，硬撑了近六个年头。父亲出狱后回到兰州，仍是从事他自信无疑的毕生事业——革命，因没有合法的职业，自然也就没有经济收入。国共决裂，敌人又不断的搜捕和疯狂镇压，接着“八办”撤走，苏领事馆撤销，地下党组织又遭破坏，康生之流又把甘肃党打成反革命的“红枪党”，胡说甘肃的党员都是混进党内的特务间谍分子等等。这样，父亲仍然是过着流浪生活，穿着仍靠同志、朋友接济，吃饭仍是僧人化缘式的“百家饭”，安全全靠同志、战友和同情者们的掩护，自己的病体，还是多亏了秦仪贞、陆善亭他们全家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特别在数次病危时，秦仪贞伯母拿出自己保存多年的珍贵药品，进行抢救治疗，所以说，父亲能支撑到亲眼看到五星红旗，他们是有大功劳的，作为后代的我，是永志不忘。

这里，还要说一说，祖父清末在京为官，大约六、七年，节衣缩食，积蓄了一点财力，作了两部分处理：一部分交其弟张承祖在榆中家乡购置田地近百亩，修盖土墙庄院一座，这作为其弟及侄儿们的生产、生活之源；另一部他自己在兰州购置两院半房子，可能是为其两个儿子将来的落脚点作准备的。当父亲从山东回来，看到祖父的日子过的也很清贫，同时清朝灭亡之后即回家，除创办省立兰州图书馆并任过馆长外，再未干过任何事情，自然也无经济来源，同时，他信仰佛教，每年烧香敬佛做佛事等花费也是不少的，再加之他老人家又热心社会公众事业，如兰州五泉山、白塔山、榆中县的兴隆山庙宇的修建、重建，都要作些捐助，还有说不清的布施。他还热爱教育事业，创建兰州“求古书院”、榆中县小学堂以及省图书馆，一些书籍的购买等，也多为他自己出资，这样只出不进，坐吃山空，日子就清贫多了，况且我们母子六口，父亲无力养活，而全压在